

原鄉好藝 · Native and Creative

在創作中尋找回家的路—訪九鳥陶燒

Find the Way Home in Art-making: A Visit to the Adisi Pottery Studio

文／東方既白 DongFangJiPai · 圖／東方既白、廖夏子 Liao Xia-zi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NTCRI

當車子轉進巴蘭遺址蜿蜒盤繞的山路，在尚未觸及九鳥陶燒展覽室的大門前，廖光亮洪亮而爽朗的笑聲，早已迴盪在這片山林間。

「創作」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。不只是實質上對家鄉的渴望，更是成就內心的一段距離，透過陶藝，慢慢靠近。(註1)

1989年就讀臺南神學院宗教社會工作系，因接觸原住民社會運動（以下簡稱原運）的緣由，廖光亮回到屏東縣牡丹鄉的東源部落，審視自己出身的排灣族部落；畢業後透過在教會機構內的

服事，進而正視自身的母體文化在各方面都瀕臨崩壞危機。這一批原住民知識份子、青年，都想為原住民社會做些扭轉改變，才發現問題源自部落，文化的傳承需要人手接棒，也需要有更多的原青人口回流，而陶藝原先就是排灣族引以自豪的傳統工藝，也是日常民生器具的來源，於是自然成為廖光亮接觸母體文化的工具。

廖光亮透露自己既非科班出身，又缺乏正式的師承關係，三十歲才開始接觸作陶，2000年時一頭栽入排灣族的工藝世界，才發現原住民從事工藝創作的能



1
2

- 1 爽朗的笑聲與笑顏，是廖光亮的招牌。
- 2 九鳥陶燒初建的陶藝教室及工作室，如今已具備東臺灣最完善的燒窯設備。



1
2
3
4

- 1 九鳥陶燒園區入口
- 2 九鳥陶燒的柴窯
- 3 柴燒開窯當天恰逢一位鶯歌同好來訪，廖禮光興奮地帶至窯邊切磋成果。
- 4 廖夏子與廖光亮這對神仙眷侶，共同支撐起九鳥陶燒的家園。(圖／廖夏子)

量如此深厚，民間早已高手滿布。從美濃的陶瓷工廠員工開始，後續到恆春拜師、三義學木雕，直到在布農部落文化園區（現名布農部落休閒農場）的藝術駐村，前後光是燒陶技術及美學的養成便摸索十五年，在達到真正「得心應手、信手拈來」的燒陶自信後，又花了他五年時間潛沉創作。

原先，他的動機只盼習得一技之長，回到部落安身立命。一晃眼便是二十餘年過去，人說「頭過，身就過」，再回首身體也已過了一半。他回顧這二十年來所做的「蹲點」過程，是很安靜、認真地思考每一個燒窯步驟，記錄並且改進，直到能賣出作品、養家餬口，成為小有名氣的工藝品牌，站穩業界、掙得一席之地。

回想陶藝工作室的草創初期，既無任何資源，也沒特殊過人專長，僅憑藉燒陶的一招半式就出來闖蕩江湖，一邊走路一邊學習，幸而與廖夏子在臺東新斑鳩的相遇，共



築浪漫的創作前景及對「家」的想像，廖光亮不僅在此落腳生根，同時也回歸排灣族的母體文化創作，在真正意義上實踐對「家」的靠近。而這個「家」（同時也是工作室），夏子提到其中最大的區別，在於「開放性」；也許是原住民熱情天性使然，九鳥陶燒隨時有客人來訪，或者有同行前來「踢館」，這裡完備的柴窯、電窯、瓦斯窯等燒陶設備，均毫不藏私地開放拍照、參觀和切磋交流，如此的好客與不吝分享，使他們在東臺灣藝文界中累積豐富的人脈，同時激盪了創作能量。

陶藝創作是沒有掌聲的舞臺，是耗資成本昂貴的精神投資，也是需要師承工藝的技術。
（註2）

廖光亮說，其實作陶是相對競爭激烈的市場，「從幾百元到幾千元具實用性的器皿好賣，但十幾萬

以上的大件作品，也許半年或一年才能賣出一件。」雖然語重心長，但下一句話他隨即把氣氛化開，這些柴米油鹽和生活現實，總能被藝術家的浪漫以及原住民天生的幽默輕易排解。

他說：「要把新的東西做得像以前的老件，想像力要很豐富，製作時得想像當時老人家做那件東西的情境，做起來才有神韻，東西才會美。」這大概是他在從事「創意陶」卻不被複製排灣族的傳統圖騰所侷限，也不被生活陶的實用性和市場價值定位打敗，所成就最大的體悟。

他特別談到由藝術家謝里法收藏的作品〈春吶〉，其創作根源來自排灣族神話傳說「長陰牙的女人」，手拿麥克風是巨大無比的男性生殖器，而大嘴張開滿佈的牙齒，見其喉嚨深處的喉結（扁桃

1 | 2

- 1 作品〈春吶〉，由藝術家謝里法收藏。
- 2 九鳥陶燒園區中不同的空間規劃




腺）則代表女人的陰蒂，如此一件層次多元的作品，不論是廖光亮想表達在原運中對主流社會的吶喊意象，或其深層的文化母體涵養表現，即便是外表古樸卻又調皮詼諧的造形，都讓人禁不住興起收藏的欲望。

近幾年九鳥陶燒除了在新斑鳩的陶藝空間提供教學外，廖光亮也對地方上臺東高中藝能班及公東高工的孩子傳承作陶知識，尤其是原住民教學，他始終抱持熱忱，認為依他經驗，如此一技之長未來可讓孩子回到家鄉部落自力更生，並且發展自我。然而在教育現場，他發現更多的年輕世代對陶藝失去熱情，學習捏陶遠遠低於對3C產品的興致。

網路世界在他走過近三十年的捏陶生命說來算是助益，至少不再是過去自己悶著頭、

毫無章法與對照地自我封閉，Facebook甚至是創作者可以彼此交流、欣賞作品的媒介平臺，然而在這個快速發展的當代世界，是否新一代的原住民還能靜下心來承接老人家過去的工藝和技術，繼續挖掘並傳承這些用歲月累積的智慧，這是他作為排灣族陶藝師的一大隱憂。

臨別前，廖光亮特地分享過去曾在當代陶藝展「落燼」中和青年學子座談的一段話，他說：「創作思考應該回溯自己與土地歷史的關係，找到身份認同根本出發，充實自己本身文化的內涵……存在的價值建立在分享生命的本質！處在民族滅亡消失的命運，存在是一種嚴肅的抵抗，陶藝是與祖先唯一連結的關係，也是窮盡一切，非常用力呼吸的方式！」



1
2

- 1 獲2020臺灣工藝品牌認證／臺灣優良工藝品的「柴燒茶具組」（圖／工藝中心）
- 2 獲2020臺灣工藝品牌認證／臺灣優良工藝品的「手作柴燒茶碗」（圖／工藝中心）

註釋

- 註1 出自廖光亮，〈自序〉，《唯陶》，臺東市：臺東縣政府文化處，2019，頁17。
- 註2 同前註。

